



第二部

情

彭玉麟

義

长篇历史小说
「台湾」毕珍著





情

彭玉麟

易





国防大学 2 060 1791 4

—796

第二部

情殇

彭玉麟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C457136 / 24

(晋)新登字2号

彭 玉 麟

[台湾] 毕 珍 著

责任编辑: 冀栓生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8 字数: 580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长沙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套

*

ISBN 7—5378—1404—X

I-382 (全套上下册)定价: 25.00元



目 录

第二部

第一章 情场无计	(1)
一 彭玉麟一见如故,托媒说亲;宋爱梅一 见钟情,私托终身	(1)
二 宋爱梅要做花木兰	(27)
三 彭玉麟沙场扬威,在情场却一无计策	(40)
第二章 天女兵	(51)
一 咸宁来了太平军,王知县尿了一裤子	(51)
二 天女兵施以美人计,风情万种;官军欲火难熬, 终于上当	(67)
三 天女兵还想以美色勾引彭玉麟	(75)
第三章 蓝花翎	(81)
一 胡林翼兵败武昌	(81)
二 赏戴蓝花翎,才想起与颜凝情的婚约	(92)
第四章 岳州惩恶	(103)
一 彭玉麟途经岳州,有心惩恶	(103)
二 彭玉麟“投案自首”,轰动县衙	(115)

第五章 两情缱绻	(125)
一 彭玉麟将称霸一方鱼肉乡民的孔复南斩首	(125)
二 衡阳完婚	(129)
三 曾国藩投书相召	(156)
四 设计揪出太平军奸细,粉碎其暗杀阴谋	(165)
第六章 绿火与英魂	(170)
一 曾国藩将内湖水师营交给彭玉麟,首战攻下 吴城	(170)
二 卖春女“四大名花”大张艳帜,胡开泰杀妻 偿命	(175)
三 在湖口,彭玉麟亲自乘船探察敌情	(189)
四 “鬼火”指点,寻到秘道	(197)
第七章 彭郎夺得小孤回	(206)
一 夺取江防要塞小孤山	(206)
二 安庆决战前夕,彭玉麟与曾国藩商议破敌 之策	(209)
三 彭玉麟为情所惑,中了天女兵的圈套	(215)
四 会党首领“九大爷”献攻城之计	(223)
五 曾国荃不把彭玉麟的水师营放在眼下	(230)
六 棒打吸食鸦片的曾国荃部下,曾国荃大动 肝火	(233)
七 宋爱梅欲嫁彭玉麟不成,竟加入天女兵把彭 玉麟抓起来	(241)
第八章 棍打异母兄弟	(265)
一 曾国藩、彭玉麟盛赞石达开的文辞	(265)

二	曾国藩亲临安庆督战	(269)
三	彭玉麟大发恻隐之心,不愿杀太平军的两员将领,但还是被曾国荃斩首	(272)
四	不速之客来访,竟是从未见过的同父异母兄长	(275)
五	兄长 in 战舰上吸食鸦片,照样赏他十军棍	(295)
第九章 佳人亡魂		(304)
一	彭玉麟心念宋爱梅,重访宋家庄	(304)
二	大麻蜂抢亲,宋爱梅沉江	(314)
三	彭玉麟路经安庆,将强抢民女的李鸿章之侄斩首	(325)
第十章 收复金陵		(347)
一	彭玉麟举目看到天女兵的作战方式:赤裸着上身上阵。面对女人胴体,湘军兄弟不忍开火	(347)
二	曾国荃急于图功,秣陵关受困,彭玉麟不计前嫌,率军救援	(358)
三	彭玉麟、曾国荃、鲍超合力收复金陵,曾国藩骑马入城,全城却报以冷淡,因活人无几	(360)
第十一章 老将不老		(367)
一	李鸿章拜访彭玉麟	(367)
二	彭玉麟厮杀半生,这时却仁慈起来,不同意曾国藩将洪秀全戮尸	(369)
三	彭玉麟意欲功成身退,反却擢升兵部尚书	(375)
四	赴粤抗法	(379)
后记		(382)

第一章 情场无计

一 彭玉麟一见如故，托媒说亲； 宋爱梅一见钟情，私托终生

彭玉麟方始醒悟，爱梅儿面对这个多情男子，特别感到兴趣。

“林大爷，我不是梅仙，你已心死，是不是？”

彭玉麟点点头，“是的，”接着解释，“如果是为人说媒，我可以做一百个媒人，替一百个姑娘找到丈夫。”

“你原打算替自己做媒，如果我娘与我都答应，你怎么办？你知道我不是梅仙，会不会把我丢弃不管？”

“我要来说媒，是我一时失于考虑。似我这般年纪，除非姑娘真是梅仙，才肯下嫁，不然，岂不是妄想。”

爱梅儿看看彭玉麟，那直直的鼻梁儿显示她的坚强和决心，她说，“看来，梅仙是个幸运的姑娘，生前有一个人这样关心她，死也无憾。”

“听说，姑娘也说过婆家。”

“只是谈起而已，男方以后死去，这也是没有缘份，”爱梅儿说着，垂下头，脸向着火，烤得红红的，“林大爷，我想让我

娘过一段好日子，在晚年能不愁吃、不愁穿，谁能做到这些，不管他是湖南人，还是湖北人，不管他是年老，还是年轻，我都愿出嫁。”

“宋大娘说，不要你嫁给像她一般年岁的人，意思很明白，不要你嫁给年纪大的。”

“我娘是明白人，她想得到，在这个时候，想找合适年纪的人，已没有指望，嫁年纪大一点的，人不会愁吃愁穿，又能照顾我娘的生活，我便心安理得。”爱梅儿话题一转，又谈到梅仙，“林大爷，如果梅仙还在，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当然娶她。”彭玉麟肃然说。

“她如今已死，有一个与梅仙相像的人，这个人，又是待嫁之人，你会怎样？”

“姑娘，”彭玉麟不禁心中一动，岂是这个姑娘动情，他说，“我不懂你话中含意。”

“林大爷，你只怀念梅仙，不知一个像梅仙的姑娘，对你——”爱梅儿咬住嘴唇，未说出以下的话，转口说，“林大爷，如果我承认自己就是梅仙，你要怎样？”

“我会再派人来说媒。”

“林大爷，你派人来？你有人‘派’，”爱梅儿说，“林大爷，你如此思念梅仙，难怪会对一个长得与梅相像的姑娘有点好奇，如果说，娶一个与梅仙相像的姑娘，虽不是一个真梅仙，有一个假梅仙在身边，对林大爷来说，不也是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爱梅儿说这些话，坦诚而露骨，面向火焰，认真也严肃。

“爱梅儿，”彭玉麟说，“你知道，我是替自己说媒，你或者看出我已是老头。”

“不只是梅仙眼中，就是在我眼中，你并不差，中介，你不

能以真面目相待，你究竟是林大爷？还是彭大爷？甚至你还有第三个姓？”

“不瞒姑娘，我不姓林我姓彭。”

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“彭玉麟。”

爱梅儿沉思一阵子，说，“我没听说过彭玉麟这名字，”她自语，“只听说，金口有一个彭大人在操练水师，我也不太详细。”接着，抬起头来，“现在，我称你彭大爷。彭大爷，我刚说的，很不知耻，是不是？”

“没有不知耻，”彭玉麟说，“姑娘，你一片真情，使我不知怎样报答。”

“我别无所求，”爱梅儿说，“天幸长得像梅仙，引起彭大爷的关注，是小女子前世修来的福份，家中母女两人，相依为命，小女子有一个愿望，不是求未来有何享受，只愿母亲能衣食无缺，使老人家虽然没有一个儿子，终得半子之靠，爱梅儿做牛做马，心中甘愿。”

彭玉麟初见爱梅儿，惊为梅仙，当时，如果送入“洞房”，他也乐意，和爱梅儿交谈较久，双方都是肺腑之言，知道她不是梅仙，心中虽然失望，想到颜凝情姑娘，又聊觉安慰，心中暗想，如果她真是梅仙，不知怎样来解开这一个结。

她不是梅仙，但却对自己有一份尊敬，萍水相逢，竟敢倾心，也是知遇，此外，此女为乃母终生打算，也是一个孝女，彭玉麟觉着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！他知道，对这事需作深长、慎重的考虑。

“爱梅儿，”彭玉麟说，“实不相瞒，我避雪在宋大叔府上，初见你像梅仙，不觉忘情，以后竟然敢来说媒，想来实在荒唐。

我们所知不深，姑娘你竟愿托以终身，彭玉麟尤为不安；姑娘，你曾否想过，如果所遇非人，我是一个江湖浪子，姑娘岂不要痛苦终生？”

“彭大爷，爱梅儿也有几句真话，”爱梅儿说，“在大叔府上，初见大爷，方脸、大眼，一双俊眉，心想，那来这样一个‘人物’，以后，大爷来舍下说亲，我就知道，你这样的人，不是有闲暇做媒说亲的，必有所图，然后，我问起来，知道我像梅仙，知道你果然为自己‘做媒’，看你仪表堂堂，得有所托，也是终身有幸，所担心的是，母亲要随我同去，可能会被拒，大爷仁慈、忠厚，或者能分给家母一碗残羹冷饭。”

“姑娘，你眼光不差，”彭玉麟说，“我自信不是一个江湖浪子。你看，我是一个什么样人？”

“无论彭大爷是什么样人，我母女得有所托，也是侥幸之幸。”

“爱梅儿，如果有人娶你而不侍奉你的母亲，你会怎样？愿还是不愿？”

“彭大爷，我不是一个孝女，只是，一个无助的、无人照顾的路旁老妇，也会引人同情，施以援手，我不忍见我母亲弃于这房子中，无人照顾。”

“你有这份心意，是个孝女，我很敬佩。”

“彭大爷，你从湖南来湖北，是不是到处寻找梅仙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是经商来金口？”

“不是。爱梅儿，可不可以不问？我不敢再骗你，也不方便回答。”

“你是在做官，对不对？”爱梅儿并不放松。

“爱梅儿——。”

“我不能不打破沙锅问到底，”爱梅儿说，“彭大爷，你知道，我终身所依靠的人，不能不多知道他一些。”

“现在不宜多说。”

“你自己不能替你自己做媒，要托人来做媒，你自己也不能说太多自己的好话，免得别人说是吹嘘，让媒人来说，对不对？”

彭玉麟不知怎样回答，爱梅儿这样说，很明显，她已决心嫁给自己，自己怎么能再娶一个人，置颜凝情于不顾，并且，爱梅儿十九岁，如此年轻。

他能告诉她，自己已有一个未婚妻，与她不可能结为连理么？不能说，一个字也不能说，彭玉麟知道，这个姑娘不仅刚强，且又多情，如果告诉她，两人无缘，可能会有严重不幸，只有立刻离去，从此不再来宋家庄，使她对自己逐渐淡忘。

彭玉麟心里觉得歉然，如果自己已不闻上门来，这位美丽的姑娘，也不致这样对自己倾心。

他又觉得这是一个不幸，为什么会有一位长相与梅仙相似的姑娘”又与自己相逢？

“你说得对。”彭玉麟模棱两可的回答。

“你会否明天就托媒人来？”

彭玉麟难以回答，犹豫着。

“明天，或者太急，”爱梅儿接着说，“只希望能早一些，”她叹口气，“长得像梅仙，有个好运，也是天赐。”

“能认识姑娘，”彭玉麟说，“也是敝人之幸。”

“你未曾回答，何时托媒人来。”

“我——。”

彭玉麟正感回答困难，外面有人来，是宋大娘，她说，“林

大爷，你的朋友来找你。”

彭玉麟知道是水师营中人，抬头看时，是张胜和尤得，这两人原是提标，自武昌返回金口后，两人同时升任营管。这“过水二郎”沿途打听，看没有看见一位林大爷，一路打听到宋家庄来才找到。

他们也身着便装，送来雨具，为彭大人遮雪。

“林大爷，”张胜说，“你在这里，好不容易寻到。”

“是否有事？”彭大人问。

“没有事，因见天色阴暗，似有下雪模样，我们送雨具来。”

爱梅儿站起来，“两位爷请坐，”她说，“我来泡茶，先请烤烤火，外面很冷。”

彭大人坐在那里，这两位营官怎样敢坐，站在那里，没有动。

“林大爷，你这两位朋友真有意思，”宋大娘说，“大叔要准备请你吃饭，连这两位大爷也请，他们谢绝人家，弄得大叔很是过意不去。”

“我一个人，打扰宋大叔一顿，还无话可说，两三个人，要去吃他，如同一个人吃一天，他过意不去，我们更过意不去，”彭大人说着站起来，“在这里打扰很久，宋大娘请勿见责，我要回去金口。”

“不在大叔家打扰，我这里粗茶淡饭，林大爷，意下如何？”

“不好打扰！不好打扰！”彭玉麟说，“我这就告辞。”

旁边，爱梅儿说，“这两位爷，没有介绍。”

“这位是张胜，这位是尤得。”

爱梅儿万福说，“向两位爷请安！”

那两个营官好久没有和姑娘离得这样近，更不曾有姑娘向

他们说话，爱梅儿礼貌周全，使他俩手足无措，连忙摇着手说，“姑娘，不敢！姑娘，不敢！”

爱梅儿瞟彭大人一眼说，“两位爷没有事，请常来舍下坐坐。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张胜打拱说。

彭大人心中明白爱梅儿之意，就是要过水二郎来做媒说亲。

三人进入雪地，雪下得小，寒风砭骨，彭大人着上雨具，宋大娘说，“林大爷，关于我姑娘的事，劳你费心，事成之日，我会好好报答。我想，”她接着问，“你已和我姑娘谈出一些眉目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彭大人说，“请听消息。”

彭玉麟返回水师营，心情颇为不佳，无论在舰上，在岸上，他脑中都有梅仙的影子晃过，忽是梅仙，忽变爱梅儿，忽是爱梅儿，忽变梅仙。

他想到梅仙，想起梅园往事。

他想到爱梅儿，想起她那楚楚情愁，不知如何安排。

彭大人记得在宋家庄时，向宋大娘说，请听消息，他不知怎样去向爱梅儿说，自己如果把实情向宋姑娘说，她会无比伤心，如果不说，这一个结又如何解开，如置之一边不理，他又于心不忍。

彭大人倒是真正为难，觉察到爱梅儿的问题，颇难摆平。他未料自己出去看看民情，会留下一段愁。

那日，正在发愁，哨长洪大川进入禀报，“禀报大人，金口镇上的金钱客栈有一个客人，要见大人。”

彭玉麟心想，一定是宋家庄来的人，八成是宋大娘。他问，“是个女人？”

“是个姑娘。”彭大人知道是姑娘，就是爱梅儿，已过两天，他没有派媒人去说亲，她来查问原因。

“人在何处？”

“在客栈中，是客栈老板贾财亲去营中传信，报来舰上，大人如果要去，马上准备。”

洪大川要准备的是派遣几名携刀带剑的水师营中兵勇，作为彭大人的护从，每次正式出去，都是前呼后拥，不是显示威风，而是对彭大人加以保护。

“不必派人，”大人说，“本官独自一个人去。”

彭大人是在梅字五号舰上，他换上平民服装，悄然登岸，奔向金钱客栈。

这天，没有落雪，两天前那一场小雪，已经溶化，接着是两个晴天，路也晒干。

金口，是个大镇，承平时节，客商往来，颇为热闹，由于战乱，这时已变得萧条，街头寥寥，几家店铺，生意本不怎么好，倒是水师右营在金口训练，使得生意转佳，因为水师右营吃的、用的，都在金口采购。

金钱客栈，设在长江江边离码头不远处，是几间平房，彭大人走进来，老板贾财躬身说，“客官，你是不是要住店，小店服侍周到，喝有得喝，吃有得吃。”

他不认识彭大人，金口的人，人人听说彭大人在此练兵，也听说过他赫赫战功，以及不久前传来他宰掉总兵衔副将谭祖纶的经过，但是，没有人见过他；大家知道，他不在设于码头附近的兵营中，就是在战舰上。

“我不是住店，也不要吃、不要喝，借地方坐一坐就走，老板，打搅你，对不起。”

“客官，”老板打量彭大人一阵说，“你不会是彭大人来金口私访的吧？”

“老板，你看我像彭大人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没见过彭大人，因为彭大人常下来私访，客房你不吃、不喝，坐下就走，我想，你会不会是彭大人，”老板说着，拍下头说，“真该死，我刚从兵营中回来，彭大人还在兵营中，怎么会出来私访，”接着，贾老板得意的说，“客官，你如果迟走一步，一定会见到彭大人。彭大人，就是杀掉那个强占友妻、谋害朋友的谭祖纶的彭大人，你听说过吧？”

彭大人无奈，点点头。

“他有一位亲戚，是位姑娘，有事要来见他，”贾老板声音放低，显得此事神秘、重要，我去兵营说过这事，彭大人知道，一定会来和他亲戚见面，你在这里，定会见到彭大人。”

“贾老板，如果他派人来把姑娘接去呢”不就见不到彭大人？”

贾老板一想，这话也对，自己怎么这样糊涂。

“那位姑娘呢？”

“在后面，她急着要与彭大人相见。”

贾老板的话，并没有完，他极为乐意谈彭大人和他的亲戚在客栈里相见，他接着说，“彭大人来我客栈，以后，我客栈也会有名起来。他那亲戚，也很有意思，来我客栈里说，她是金口乡下人，听说有个姓彭的客人住在镇上，她想，住在镇上的客人，多半是住在客栈里，她来我客栈里问问，又说，那位姓彭的是湖南人，名叫彭玉麟，叫彭玉麟的湖南人，在金口虽然没有几个人见到，人人都听说过，当然是彭大人，我这才立即去兵营报信。”他忽然觉得不对，问，“客官，你贵姓？”